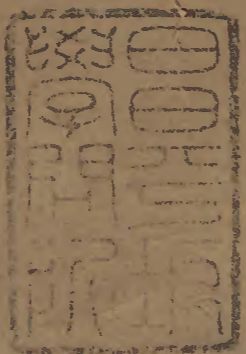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百四十八之五十



			漢書門
	二	一七	
	一	三五	
文	九	二	
四	架	函	號
冊			類

庫文閣內			
三		二	漢
八		一	
五		七	書
函		五	
	三	四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5	
冊數	64	(44)	
函號	285		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淺草文庫

賜遣表第高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鄂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製至警都軍沈纘

宋紀一百四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闕六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

綏德軍權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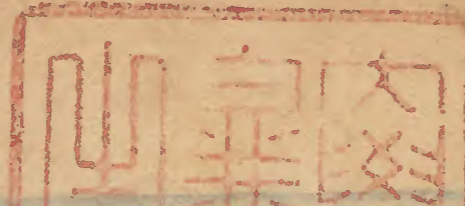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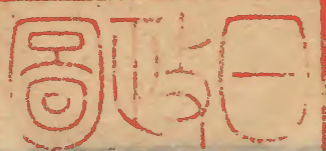
金主聞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

驕縱奢侈不事耕伦詔閱實計口授地必耕地有餘而

力不贍者方許招人佃種仍禁農時飲酒癸丑權給

事中趙汝愚言陳源轉官差遣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

趙汝愚



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僭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僭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帝然之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丙辰詔陳源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其內侍見帶兵官者竝與在內宮觀著為令金追貶海陵煬王為庶人先是閔宗既祔廟有司奏曰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倫廢為庶人今煬王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瑩域至是詔廢為海陵庶

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宗幹去帝號復為遼王

甲午金主如春水

改異金后如傳倫二月今從本紀

戊辰宰相進諸

軍賞格帝曰向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

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

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請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

倉賑給帝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

間寄納在官以備早潦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

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

德本待問言事因曰近官僚對太子賀雪太子謂芘草

不足為瑞惟年豐民安乃國之上瑞帝曰東宮有識待

教習左手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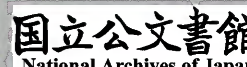
問又言近講周禮太府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  
歉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  
人思慮所及者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  
修身之本朕嘗以此語東宮也 詔福建歲撥鹽於邵  
武軍市軍糧 丙子金主次永清縣居民有伊喇特爾  
額舊倫移刺余里也今改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  
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夏宿守之妾之子曰是嫡母  
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夏宿三歲如一金主  
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  
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二月庚辰知福州梁

克家乞宮祠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 壬午詔去  
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已令多出椿積等  
米賑糶今雖聞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  
能自存之人仍無錢收糶可令州縣鎮寨鄉村將義倉  
米賑濟至閏三月半止務實惠及民州縣奉行不虔本  
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 黎州土丁張百祥  
等以不堪科役為亂統領官劉大年引兵逆擊之土丁  
遁去大年坐誅 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圍田 裁童  
子試法 金元妃李氏薨 己丑禁廣西諸州科買停  
戶倉鹽 戊戌以保寧軍節度使士欽為嗣濮王 庚

子金主還中都 壬寅金以河南尹張景仁為御史大夫 乙巳金主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蒞肆不聞樂聲謂羣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佗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它道顧見街衢市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毀撤 三月丁未朔金主如長春宮初金主聞薊平遼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恐貧民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金主聞之夏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舒穆魯元禮舊倫石抹元禮今改鄭大卿不糾舉各笞四十

舊倫石抹元禮今改

前所遣官皆論罪 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為亂趙師憲討之 乙丑金主命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 金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性貪黷時詔徙幹罕舊倫窩幹今改餘黨於臨潢民有當徙者詐言已死以馬賂守能得不遣又求賕補人通事鎮邊明安尚書省奏其事金主曰守能由通州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鄉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竝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躡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澤恬舊倫哲典今改以貪墨伏誅守道豈不知之乃敢如此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



之也會宗州節度使錫薩布

舊倫沙阿補今改

杖殺無罪事覺

金主謂宰臣曰監察職司糾彈節度使錫薩布初至官

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

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要監察未嘗舉劾乃於卑秩細

事即優彈奏謂之稱職可乎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

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許去職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

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利庸謬者為否無功無過

者為平詳考加察各具事實來上考察不公御史臺彈

劾戊子賜禮部進士黃由等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

出身 庚寅修揚州城 乙未金主謂宰相曰朕觀自

古人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為害非細若漢明帝尚

為此輩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

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 癸卯金

以尚書左丞相完顏守道為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富

察通為平章政事右丞襄為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為

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為參知政事 夏四月戊申

金以右丞相圖克坦克寧

舊倫徒單克寧今改

為左丞相平章政

事唐古安禮

舊倫唐括安禮今改

為右丞相安禮辭曰臣備位宰

相無補於國家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金主曰朕知

孝宗信用近習也  
金主能防其害出  
孝字上為奇

卿正直與左丞相克寧無異且練習故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 金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 庚戌金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溫慶宮 金主謂宰相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冒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 癸丑修湖南諸州城 帝謂羣臣曰昨臨安取到諸縣繭甚薄已令宮中繅絲驗之既而樞密使言及今歲雨暘帝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適諭三省令王佐體訪王淮等言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大雨帝曰雨恐妨麥已祈晴矣

又曰曾聞王佐蠶繭今年何薄趙雄等言佐方取驗繭繅徧詢諸郡續聞帝曰聞今年民間養蠶甚多葉旣艱得又會濕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癸酉立郴州宣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峒民子弟 甲戌詔經筵讀眞宗正說史浩進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帝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浩又讀剛斷篇至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帝曰武帝可謂洞照事情浩又讀大中篇論爲政之道本乎大中帝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卽此理也 五月丙子

帝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可諭王佐嚴加禁  
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  
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戊寅詔  
監司守令課勸農桑以奉行勤怠爲賞罰 乙卯芮輝  
言凡是集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爲議狀如論  
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帝曰如此則  
廢集議矣趙雄等言輝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不可  
從帝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趨  
民間補葺經界籍簿 戊子金尚書省奏招討使完顏  
守能所犯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應抵罪節度使錫薩布

應解見居官竝解世襲穆昆金主曰此舊制之誤居官  
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於令  
守能杖二百除名 辛卯以久雨減京畿及兩浙囚罪  
有差貸民稻種錢 壬寅以史浩爲少師 是月以讀  
真宗正紀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於祕  
書省 六月己酉詔放殿前司平江府牧馬草場二萬  
畝聽民漁采 戊午戶部言去年兩浙江東西湖北淮  
西旱傷共檢收米一百三十七萬餘石詔與蠲放庚申  
戶部乞撥還去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緡  
帝曰可盡與之 辛卯罷諸路坊場監官承買 秋七



月癸未復以許浦水軍隸殿前司。永陽郡王居廣薨，追封永王。辛卯，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始定上雨水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帥，臣監司類聚聞奏。丁酉，金樞密使趙王永中改判大宗正事，永中自以皇子解樞務，意頗不悅。太子謂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遠及近，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尊，豈以官職閑劇為計耶？永中乃喜。己亥，金以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為樞密使。先是，克寧請致仕，金主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既又與完顏守道竝乞骸骨，金主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耶？至是，克寧改樞密，金主難其代。辛丑，復以守道為左丞相，太尉如故。虛尚書令，不置。諭守道曰：宰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意。是月，詔錄范質後。紹興府徽州嚴州大水，命賑之。攷異全文倫六月今從孝宗本紀倫七月除朱熹直祕閣。

再辭不許。著倫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祖謙卒。八月丙午，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竝與蠲免。庚戌，右丞相趙雄罷為觀文殿學士，四川制置使。故事，蜀人未嘗除蜀帥，御史王藺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州安撫使。

壬子帝諭侍從官王希呂等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爲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關失卿等卽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癸丑以知樞密院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夏後殿幄次爲延和殿 壬戌淮西運判趙彥逾言本路歸正人約二千人餘強壯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譏察其動息帝曰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自安生業若遽差官總轄乃所以擾之不安也不聽 戊辰臣僚請自今歉歲蠲減經費有虧令戶部據實以聞毋得督趣已蠲閣之數

初趙雄在相位有言其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名姓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使王渥爲茶馬制皆從中出雄不自安故乞外雄旣罷蜀士在朝者皆有去志王淮曰此唐季黨禍之胎也乃於蜀士進遷數人蜀士乃安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九月辛巳參知政事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 以江浙湖北旱出齎募民賑濟 冬十月辛酉錄黎州戰歿將士四百三人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卽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故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

饑貧以細麻以上親  
與人及遺棄為人  
牧養者仍從者  
是亦可以之法也  
備考

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  
而為人牧養者仍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  
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災荒寒冷棄子或多請令災  
荒州縣以上伴法鏤板曉諭使人人知之則人無復識  
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從之 辛卯吏部侍郎趙汝愚  
言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  
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  
下以其姓名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誤舉之罪詔如所請  
舉行 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 己亥賑臨安府及嚴

州饑 浙東提舉常平朱熹入對言陛下臨御二十年  
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  
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  
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  
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賊污  
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  
反躬者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  
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  
其間不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僂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僭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墜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兼伦灾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於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採荒事帝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熹乞勸諭推賞帝曰至此卻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帝曰朕竝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帝曰朕方欲如此寬恤熹又奏星變事帝曰朕見災恐懼未嘗不一日三省吾身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十二月癸卯朔以

徽饒二州民流者祿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賑糶。丁未禁諸州營造。辛亥蠲諸路旱傷州軍明年身丁錢。丙辰詔縣令有能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甲子范成大進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謂春麥惟郭綱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帝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試矣。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春麥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荒年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竝令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本州不得抑勒縣道陪備。一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爲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兵卒公吏俗請及供帳從物之屬亦合裁減。兵卒仍宜存留以防緩急。竝從之。金使賀正旦者至爭起坐受書舊儀。帝遣樞密都承旨王恂往解之。恂擅許用起立舊儀。帝意不懌。然不能改也。是月廣東安撫鞏湘誘潮賊沈師出降。誅之。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一道。東拒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寶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頽圯不存。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於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奇。而錢不與焉。一月而畢。遂使海潮沮洳。易鹵之

地化爲良田自後漸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  
每一修築必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  
東鹽司今後捍海堰如遇坍塌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卽  
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寢淫以至大有沖決務  
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竝  
以十五萬貫爲額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  
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  
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僚之請也

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樞密都承旨王恂予在外宮觀恂久爲帝所親

信吏部侍郎趙汝愚亟攻之帝亦悟其姦出之於外因  
罷諸軍承奉樞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爲都  
承旨自是怵不復召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庚寅  
詔江淮兩淮旱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椿  
積錢內出正月所種春麥竝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  
種無異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二  
月庚戌遣使訪問二廣鹽法利害三月丁丑金主申  
勅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武備甲  
申金主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竝不得取之民間  
卽所用人夫竝以官錢和僱違者杖八十罷職戊子

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法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強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請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

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癸巳金頌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甲午罷諸路寄招軍兵三年就揀軍子弟補其闕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錄甲獻書萬言大畧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爲心腹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爲耳目而不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爲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良臣吞

聲義士卷氣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西南諸戎乘間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福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沽學田鬻官地而所主在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 賑忠萬恭涪四州及鎮江府復遣使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甲辰詔自今盜發所在守帥監司議罰平定有勞者議賞 乙卯諸路提刑文武臣通置一員 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言之無有所隱 甲子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子諭宰

相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材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選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慎之毋忽 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任監司者一二人 甲寅以汀漳二州民爲沈師所蹂踐除其賊 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 金右丞相致仕石琚薨謚文憲琚最爲金主所知故事內宴惟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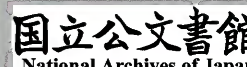
公主駙馬得與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易之  
金主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  
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備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  
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金主嘗欲立元妃爲后以  
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金主  
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金  
主悟而止其善啟沃類此 戊午謝廓然卒未幾龔茂  
良家投匭訟冤帝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  
莊敬 庚申臨安蝗詔守臣亟加焚瘞 甲子太白經  
天 提舉浙東常平朱熹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幸而從

者率稽緩後時又以旱蝗相仍爲憂疏言爲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  
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  
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政遵依條限檢放  
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佻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秋七月甲戌以  
常平義倉及椿官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糶 辛  
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糧 金宰臣奏事

金主頗有疾，宰臣請退。金主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壬辰，以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參知政事。彥穎病羸，艱拜起，力辭。帝曰：「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詔發所儲和糶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椿管。甲午，金主秋獵。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奏曰：「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員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竝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淮東浙西蝗，壬子定諸州捕蝗賞罰。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戊辰，太白經天。九月庚午，以王淮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時成都闕帥，帝問孰可者。

淮以留正對帝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帝稱善遂用正丙子封子彤為安定郡王 戊寅金主還都 辛巳大享於明堂大赦召史浩陳俊卿陪祀辭不至 辛卯封伯圭為滎陽郡王 甲午淮南運判錢沖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圍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撻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請於揚子縣知縣縣尉銜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之 乙未禁蕃舶販易金銀著為令 金權場副使韓

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民出界誅之 冬十月辛丑金徙河間宗室於平州 庚戌金裕享於太廟 辛亥塞四川沿邊支徑 甲子調諸路旱傷州軍淳熙七年八年通賦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庚午賑夔路饑 金皇統逆黨先後誅死惟圖克坦貞與大邦基即大興國賜名邦基尚在邦基廢不用貞以世姻藉恩寵雖夫婦已降削爵號仍徙為臨潢尹致異金史本紀倫傳則貞已徙臨潢尹矣今從傳 金主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丙子詔誅貞其妻永平縣主子慎思竝賜死尋命磔邦基於思陵之側於是皇統逆黨始盡大邦基伏誅在次年正月甲午今併書之 庚



子金主冬獵。十二月庚子，金主還都。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春正月丁丑，以給事中施師點

書樞密院事，師點入辭。帝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

欲用卿久矣。金參知政事梁肅請老，金主謂宰臣曰：

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

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壬午，金主如春水，詔夾道

三十里內被役之夫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備直。甲申

參知政事李彥頴罷職奉祀，以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

也。戊子，復廣鹽客鈔法，詔曰：鹽者，民食所資，向也官

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朕既遣使諭之，得其利害以

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為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

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使焉，何者？鹽之

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為，妄費以濟其私者，一出於此。一

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

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為民，朕

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其罷官般官賣

通行客鈔法。

攷異宋史本紀倫九年十二月己亥，夏二廣官賣鹽法，復行客鈔。十年正月己丑，詔

罷廣南官鬻鹽法，今從宋史全文。倫正月戊子。

以黃洽為御史中丞，自乾道

五年以後，不除中丞者十四年。洽盡言無隱，然所論列

未嘗撝拾細故，嘗奏言：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

失人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帝然之 壬辰樞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帝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曰尚不啻八分帝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竝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先是朱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降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以論章及仲友辯疏竝進且微為仲友解帝以為然熹論益力前後章六上帝不欲窮其事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

不拜遂歸旋予祠

致異宋史道學傳云熹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又云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

新命以授熹案孝宗英主宰相當無過抑之事且予奪之命亦非宰相所能專擅也四朝聞見錄云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於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解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揆上意以為解錄內所載頗近得實 今酌書之 二月癸卯用黃浩言罷內侍陳源宮觀

建寧府居住先是源罷德壽宮提舉詔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請寢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浩又言其罪狀灼然當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畧大夫徐彥達除名道州編管家財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必聞等三人竝追官勒

停甄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厮役以違法遷轉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閣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乙巳金主還都

戊申金以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廟 甲戌金以戶部尚書張汝愈爲參知政事 三月

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乞揀汰帝曰正恐離軍失所以畱之如此與放逐便 丙子金始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 金主將如會寧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

不聽出知真定府 己丑知福州趙汝愚奏海賊姜太獠寇泉南兵馬都監姜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已誅其兇黨釋其餘帝曰汝愚處置甚善古者置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特立旋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閣門舍人命充太子宫左春坊竝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特立麗水人也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爲始夏與調放三年 監司帥臣奏到所部臧否先是帝曰監司帥臣奏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是日以王去惡有

平黎之功。又通曉郡事，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監司差遣湯鸞罷新任。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湖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裹益甚。請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已上言：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卻成發泄。東鈔僭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意。顧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茶，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爲廣東提舉鹽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寢食俱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卽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徠之類。後旣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概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爲患。萬一

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倫指畫不可臨期  
闕悞然不若分路爲允也 五月甲寅以潭州飛虎軍  
隸江陵都統司 金主命應部除官嘗以罪廢而再叙  
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竝不得授 臣僚言祖宗用人初無清濁  
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爲度支  
判官皆號稱職請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庫之類稍重  
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缺卻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  
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杲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  
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

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蕃  
耕倫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倫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  
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  
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辛卯詔疏襄陽水  
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廢舒  
州宿松監 六月丙申王淮等言時方酷暑聖躬得無  
煩鬱帝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念閭閻之民不易度耳  
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閻多悖鬱方愧此身閒淮曰真  
古帝王之用心也 己酉太府寺丞勾昌泰言蜀中制  
置使關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



經年方到請於從臣中嘗備一二人於蜀中令倫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於思患預圖最係國家大事帝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畱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任者庶臨時不致缺事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契勘淮西荒闕田土如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千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遂州召人請佃尋許承買今多為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強之戶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

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畱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竝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壬子金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珏卒金主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因歎臣下詭隨委順相習成風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真可尚也辛酉詔曰朕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此足疵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眾假勢放利實煩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

金主歎此人甚明正  
人勁挺與古所謂剛直  
方之強似相反守以  
見氣質之用而  
學問之功也

考法祖宗嚴賊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漸緩賊過之吏怙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姦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賊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竝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見用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宐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

鄭丙陳賈初論  
道學

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得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枉庶幾多士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其後直學士院無錫尤表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

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名真偽相亂耳鄭丙後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是月兩浙水命賑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輕重都尉黑沅集

宋紀一百四十九

起昭陽軍閏七月盡閏逢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秋七月乙丑知廣州鞏湘以任帥

閩備著效勞除龍圖閣令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見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今欲依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請朝廷指揮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



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徧走而社稷壇壝間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尊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以旱詔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法畱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罪者怨強盜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使負贓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

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戶部尚書韓彥直請廣糴爲備且言冤濫爲致早之由乞追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關陞者依兩任無人薦舉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 丁丑詔除災傷州縣淳熙八年稅 癸未宰相王淮梁克家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施師點以旱乞避位不許帝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竝無及朕過失但多言刑獄事然刑獄自有成法也 甲申雨 乙酉金平章政事伊喇道參知政事張仲愈竝

罷以道爲咸平尹。金主曰：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復遣近侍慰勞之。金御史大夫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棣州防禦使。八月乙未，金以女直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親軍。甲辰，帝與宰臣論人才，曰：平平無才畧者不難得，須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對曰：大抵有材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乙巳，楊安誠劄言請遵仁宗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帝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老內臣云：哲宗極愛惜錢

物，不肖多賞。王淮等曰：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爲法，天下之幸也。金以戶部尚書程輝爲參知政事。金主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一日輝侍朝，金主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輝議政無隱情。輝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閣御帶及在內觀密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人，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以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丞黃洽

參知政事。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帝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帝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細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檢點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所取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帝卽位之始納右正言袁孚之請遂改爲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

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爲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旣而尚書王佐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請就撥歸封樁庫支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卻於封樁庫支不從佐又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寢生姦弊或偶無收則僂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更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恐暗失經費詔淳熙八年以前竝特除放自今收起虧額其知通竝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依條施行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帝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帝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

以上恐脫萬字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九  
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尋又奏內外椿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帝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豕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浸及富商朕奉親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帝以諸路財賦浩煩令兩侍郎分路管認王佐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

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己巳金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孝子揚子文子劉子及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辛未金主秋獵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淳熙九年以前竝除放以後常切催納不得違慢遂蠲六十萬緡 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搜捕其不係戍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 丁亥禁

范成大我役利

內郡行鐵錢。冬十月癸巳，金主還都。乙未，右正言  
蔣繼周言：自范成大倡爲義役之說，處州六邑之民擾  
擾十有六年。夫使鄉民貧富相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  
鄉里長厚之情，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民，且欲改賜縣  
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行矣。成大再有  
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乃  
始備言其實。陛下卽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  
三兩年來，舊說復佗。一二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  
令省臣李翔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翔不能參照案牘，  
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之虛實，乃從而附會其  
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它日貧富置之不問。  
人以為重擾，望特降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  
處，聽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其間。仍乞罷翔以謝處州。  
兩浙十五六年義役之擾，從之。丁未，大理寺奏內侍  
之子賈俊民等代筆事，覺俊民當降一官。帝初欲  
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恐餘人亦援此爲比，乃曰：人  
有私心，法僂不行。遂令如奏。次日，王淮等言：陛下用法  
至公。帝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所以念起者，正以行  
有未到。淮曰：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  
陛下可謂早覺矣。帝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不心逸日休。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搬官賣。是月，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搬賣，猶懼弗給。今一年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自是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頒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爲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椿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瞻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權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淳

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椿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敷文閣學士兼侍講李燾條上古今日食於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它月爲重。宜察小人害政，兼修邊備。丙寅，金平章政事富察通罷。壬申，以樞密副使崇伊爲平章政事。癸酉，帝閱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僞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每一捷，卽加實賚，將見人人自奮。

甲戌帝幸龍山教場大閱厚犒之。是月賑京西饑。閏月甲午金以前書左丞襄爲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爲左丞參知政事鈕祐祿額特喇爲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爲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寬政也餘復何爲。乙未帝曰諸軍近日教閱間得錢甚喜多買柴炭歲計王淮等曰緣此街上見錢甚多帝曰聞外間米麵甚平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何害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壬寅廣西經畧安撫使奏安南進象帝曰象乃無用之物

經由道路重擾吾民其弗受。戊午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也。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丁亥金召真定尹烏庫哩元忠復爲右丞相。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爲樞密院檢討文字時張說爲簽書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曾表來求自宐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曰邕遠宜近人所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

柰何道之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寡定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若此則恐有以捕爲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額爲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俗之與索價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椿又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旣爲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而鈔亦弗售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爲利甚溥乾道二年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旣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洩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啟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可資灌溉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

卷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戊戌金

主如長春宮春水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過白馬

湖田竝立板榜每季檢舉自後不得侵占監司仍加覺

察 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

沙世堅討之獲光漸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臣

僚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

力陳其弊得旨依奏其所奏係兩事一云將處州及兩

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即不得干預二云

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州縣依見行條法照

民力資次從公差募其一項是行義役其二是行差役

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竝行原不曾言盡罷義

役亦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聞江東西諸

路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

舊因差役吏緣為姦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

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緣行

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

思敗其謀近日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縣人戶赴臺控

訴請飭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

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竝合遵守違者許提

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并賣到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所甚便正不必撓其成法也帝曰前蔣繼周言處州專行義役之弊今謝諤欲義役各從民便法意更爲完善是月戶部上去歲旱傷減放之數帝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二月甲子宰臣進卿寺差除帝曰今後有正卿不除少卿有少卿不除正卿所謂官不必備又諭今後蜀中監司不可專差蜀人恐人情宛轉甚非法度壬申金主還都癸酉帝謂宰臣曰熊克赴台州卿等當以朕意宣諭克爲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

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詔前以溫台被水守臣王之望陳岩肖不卽聞奏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溫州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與宮觀甲申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一二人從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條例試授以示激勸從之三月辛卯耿延年進鑄錢樣帝曰且用舊樣不

必頻改。刑部侍郎曾逮請依乾道九年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及監察御史每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帝曰：可。令每仲月錄囚。甲午，金尚書省以金主將如上京，奏定太子守國儀，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利害重事，遣使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常事悉聽裁決。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啟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問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一問起居。丙申，尚書省進太子守國寶，金主召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畱二三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卽爲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對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金主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畱太尉左右丞相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爲之感動。太子乃受寶。攷異金史顯宗世紀倫二月今從世宗本紀 丁酉，金主如山

陵，己亥，還都。壬寅，如上京。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奉辭於通州。金主謂樞密使圖克坦舊倫徒克寧曰：

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  
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取小不合而駁之苟  
求自便致累年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  
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  
中留輔太子初太子在東宮或攜諸侍中步於芳苑諸  
侍中出入禁中未嘗限沮及太子守國諸從游者皆自  
得意太子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  
與汝輩語今既守國汝等有召然後得入 乙巳詔知  
福州趙汝愚除敷文閣待制再任以汝愚在福州甚宣  
力也丙午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閣待制再任兩浙

運判張杓除徽猷閣運副使再任 丁未禁淮民招溫  
處州戶口 除職田官田八年逋租 知太湖縣趙傑  
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帝諭宰臣曰士大夫一被此  
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爲宛轉不須明言其罪乃降  
一官放罷 夏四月己未朔金咸平尹伊喇道薨金主  
道過咸平遣使致祭擢其子光祖爲閣門祇候 辛酉  
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權  
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丙寅金主次東京  
丁卯朝謁孝寧宮東京百里內給復租稅一年曲赦徒  
以下罪賜高年爵 戊辰賜禮部進士衛涇以下三百

九十四人及第出身。癸酉，詔廣西經畧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爲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佞，詔儀之、庭直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倉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佞請買以爲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籬。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搭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請依舊興復，以備本司取撥。倫鈔鹽支付客旅搬請。丙子，定進士習射日分。王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帝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其意，所以朕舉行之。癸未，重頒紹興申明刑統。乙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馬官兵附帶，請嚴約束從之。金主觀漁於混同江。三月己丑，金主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庚寅，朝謁慶元宮。辛卯，知龍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九 頁



張熹以廉吏見舉。帝曰：廉吏最難得，屢有懲戒而貪黷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對曰：蜀士皆稱其操履。帝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士俗。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屯田事，帝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勵，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旋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戊戌，金主宴於皇武殿，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右正言蔣繼周言：比朝議監司守卒接送等物，嚴爲制限，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暫差監司，或它州通判等兼攝上下

馬饋送并僭諸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僂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請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責。以蘇郡計從之。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請令溫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頓如違，監司覺察以聞。從之。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

令總領所管特與犒設一次傅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鈞與陞都統制杲可帶吉州刺史乙卯以建康太平寧國池饒廣德南康建昌被水各支常平錢米賑恤之金太子謂圖克坦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事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啟稟刑名太子自披閱召都事委曲辨正常至移晷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益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眾今後宜精選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爲一籍逐月揭帖進入朕當間點二三人審觀

識畧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從知樞密院周必大之請也臣僚言諸州軍受納夏稅聞官吏邀阻間有將好絹強退卻置場用低價收買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望與嚴禁從之調建寧府二稅逋緝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帝謂必大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耳它人不能也辛酉敕令所上編類寬恤詔令乞頒降帝曰凡事在人斟酌輕重盡之矣金主幸安春水

舊倫按出虎水今改

臨漪亭

壬戌校書郎奚商衡請制科取士

勿拘三歲之制帝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合召試人舉官卽以名聞金主閱馬於綠野



席卷而去。不恤後人。請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畱諸色錢穀交割。不正其數。申戶部置籍。帝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言。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帝曰。過限不申。令戶部以聞。是夏。知婺州洪邁言。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爲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濬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墮廢。士龍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請自以職所當爲。勇於立事。乞加獎激。以爲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諸軍將佐屯駐。宜禁其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者百餘頃。已差撥官兵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低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諸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稻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低田段。更切撥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眾。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

已爲害不細。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逃之卒，欲銷逃。逃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于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漸少。帝曰：近歲配隸稍多，後當如何？王淮等曰：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知之，故將爲盜，必先虛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帝令刑寺集議。旣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帝曰：朕夜來思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守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

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以此諭刑寺官。乙未，金主謂宰臣曰：巡狩所至，當舉善罰惡。凡有孝弟嫺睦者，舉用之；無行者，教戒之；不悛則加懲罰。丙午，金主獵於郭野淀。乙卯，金主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則謂人不及知，有罪必責，則謂尋求其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之，安能復於古也。甲寅，築黎州要衝城。是月，以泉福興化饑，興元旱，竝賑之。金太子遣子金源郡王瑪達格舊倫麻達葛今改奉表請金主還都。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圍田，明立標記，仍諭官民不得於標記

外再有圍裹。戊辰趙汝誼奏販米不得阻遏其以喝  
花爲名故佗留滯者許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從  
之。帝聞隴蜀軍陳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  
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優旣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  
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  
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  
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優應用金州傅鈞  
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  
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戟遇有緩急全  
隊呼索易於應集九月戊子詔竝依舊純隊。辛丑帝

諭宰臣曰每月財賦冊今後優令進入欲加增減。戊  
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合隨正苗交納詔諸路提舉  
常平官行下所部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  
隱它用歲終具數申尚書省。是月敷文閣學士致仕  
李燾卒燾性剛大特立獨行著書外無嗜好帝聞其卒  
嗟悼謂侍臣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賜司馬炎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遽止。冬  
十月甲子初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乙丑侍  
讀張大經等言陛下因講秦之九二有曰君子以其類  
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

二論是正科考  
思為深得  
貢說耳

之上六有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皆深得大易之旨乞  
宣付史館 丙寅吏部奏賓州三縣請通差文武臣帝  
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歷練委以一縣是害  
及一縣也 丙子盱眙軍言得金人牒以上京地寒來  
歲正旦生辰人使權止一年時金主保境息民非有它  
意而一時間金人卻使人情大駭邊境姦民因妄傳邊  
報以覲多得金帛或云金人內亂或云有邊部之擾或  
又云繕汴京城開海州漕渠河南北簽兵且南下矣朝  
野自相恟嚇迄無定論而金人晏然不知也及次年金  
主還都浮言始息 辛巳詔宇文虛中特夏與恩澤二

人令曾孫承受 太常博士歸安倪思言舉人輕視史  
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以三國六朝五代  
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  
策之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若加討究有  
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  
覈之際請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畱從之 十  
一月丙戌朔宰執謝賜太上皇稽山詩石刻帝曰太上  
詩屬意種蠡臣卿等當仰體此意勿分別文武當視之  
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 戊子知婺州洪邁請蠲豐  
儲倉積欠米從之 利州路帥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

州鄧樞政績帝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候  
任滿與再任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  
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 辛亥淮西總領趙汝  
說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帝曰可令總領所  
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酌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物  
斛實數分倫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  
運判姚憲竝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  
竝以溫台二州災澇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二月丁巳  
修湖南府城 兩浙運判錢冲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  
潤等運河請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洩水  
之處牢築堰埧仍申嚴啟閉之法令守臣措置從之  
已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修撰再  
任 丁卯帝閱知府軍除目謂宰臣曰選擇人才治道  
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  
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徧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  
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  
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卻是萬弩手民兵無  
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已卯解元振乞  
令兖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帝不許命俟鑄到鐵錢  
時令分二三萬與兖州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



畧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欠錢今以公庫所節浮費代解若非得旨恐後人斂之於民帝曰以寬剩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佗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金主欲斃上京城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彫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疎惡斃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賜進士第都書纂錄有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柔兆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帝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乙酉金太子以金主在

上京免羣臣賀禮太子自守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啟事時不侍立免朔望禮京朝官朔望日當具公服問候竝停免至是羣臣當賀亦不冑受丁亥金主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五十一  
上命嬪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已丑廣西提  
舉胡廷直言邕州賣官鹽竝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  
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  
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鹽近雖改行鈔法  
其本州尙仍前弊詔經畧司及知邕州陳士英摺置聞  
奏旣而經畧司言初置博易場以人情所便而博易交  
鹽亦祖宗成法請只嚴禁博販等不得販鬻交鹽攬奪  
官課餘仍舊從之。戶部言明州東錢湖溉田五十餘  
萬畝昨緣芟草延蔓開淘芟葑堆積沿湖山灣遂成葑  
地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恐有人戶以增租

承佃爲名培壘增廣有妨積水請將彼處葑地不許請  
佃仍開爲湖庶免向後堙塞詔勾昌泰相視開湖宰  
執言諸州獄案有督促十餘而未報者帝曰自今不須  
催促多則愈玩只擇其怠慢者懲之辛卯潼川運司以  
岳霖稽緩特降一官。初青羌努兒結越大渡河據安  
靜砦侵漢地幾百里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畱正  
密授諸將方畧壬辰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青羌平  
進正敷文閣學士。癸巳王淮等請湯思謙與六院差  
遣帝曰思謙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淮等言思謙  
倫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何如帝曰在外不妨編

帝言似以知道自負  
善准與王之志

修官湯碩亦與外任。甲寅，金太子如春水。二月庚申，金太子還都。丁卯，帝語王淮等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曰：道從學中來。帝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曰：若唐太宗末年，寢不克終，豈是知道？帝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曰：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帝又曰：天下全賴良監司，若得良監司，則守令皆善。淮等曰：監司郡守皆在得人。帝曰：先擇監司爲要。若郡守亦當選擇。卿等今後除授監司，須留意。又曰：近日

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佗，郡守且佗，通判亦何害？淮等因問興居。帝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曰：易於頤卦稱謹言語節飲食。帝曰：觀頤觀其所養也。壬申，吉州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見欠夏稅，竝與蠲放從之。癸酉，金主以東平尹烏庫哩思列怨望殺之。丙子，殿中侍御史陳賈言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之多。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全添統制三員步

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訾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畱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能使令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丁丑金主如春水 三月乙酉進封皇孫擴爲平陽郡王 辛卯

禁習渤海樂

是春詔制舉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在法民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役親觀顏狀注籍知通案丁簿考歲數收附銷落法非不善柰竝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凶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爲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佗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乏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請令帥臣監司措置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一  
四  
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  
卽令按劾從之 已未金主仍至上京右丞相烏庫哩  
思忠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  
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金主納  
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於今二年  
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請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  
官吏竝從省罷案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內庫并以講武  
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近年南庫  
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  
庫帝曰盡廢必至淆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爲名官吏可  
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  
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壬申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  
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  
之政 金主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  
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  
祖之側卿等毋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  
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  
易得也宗室宗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  
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其詞

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  
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諸夫人更歌本  
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  
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  
因泣下數行宗室親屬皆感泣而退是月邊謀言西  
遼假道於西夏以伐金帝密詔吳挺留正議之周必大  
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真有  
先見之明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  
帛折錢二色惟安吉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  
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麤絲織

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  
邑重困續經邑民詣闕陳訴已仍許納屑絹而夏稅產  
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麤絲織造從之庚  
寅地震尚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  
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  
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  
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論者  
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既棄淮  
矣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  
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

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害春正月日皆無光若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

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爲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爲細故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它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

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傳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爲本源者時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懼顧望故萬里於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曰人主曰聖則人臣曰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帝不能用辛卯以福州地震命帥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壬寅金主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金遣使臨潢

秦州勸農庚戌帝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卻無米臨時豈不誤事可優契勘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畱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六月甲寅金主獵近山見田壠不治命答田者庚申金皇太子允恭薨金主命太子妃及諸皇孫服器竝用漢儀太子天性仁厚嘗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揖望聖慈聽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道金主從之遂爲定制一日侍宴於常武殿典會進粥將會有蜘蛛在粥盃中典會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浚及  
率侍衛軍士爭入臨於承華殿下聲應如雷百姓皆於  
市門巷端爲位慟哭時諸王妃主入臨多從奴婢奴婢  
頗喧雜不嚴樞密使圖克坦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  
飭禁衛如法然後聽入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  
巡幸未還太子不幸至於大故汝等此時以死報國乎  
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皇孫金  
源郡王瑪達格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身居冢  
嗣豈以常禮而忘社稷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謂  
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  
視郡王勿去左右金主聞克寧嚴飭官衛謹護皇孫喜  
其忠誠愈重之壬戌淮東總領吳瑒奏欲將鎮江都  
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  
竝與除放庶幾官兵得其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  
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培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  
微恤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楊存中以來優如此可  
依瑒所奏仍降指揮其它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  
營運錢等竝詔還之丙寅金烏庫哩元忠罷爲北京  
畱守金主責之曰汝強復自用覬權而結近密汝心叵  
測其速之官已已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

習引用之謂例故咎人嘗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姦深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弊固非一日請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竝令長貳郎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竝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帝謂宰執曰秋季在近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須知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使賞罰不明朝夕諄諄無益也是日諸路監司帥

臣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上惟浙東未具聞帝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壬午朔金賜太子諡曰宣孝 癸未臣僚言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望先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糶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委官就采石倉措置 詔罷荆門軍洧河武寧黃泥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壬寅內藏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所欠分錢乞再限一季起發  
帝曰近日和州卻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  
五千緡卻用三千緡屬托謂何王淮等對曰其意以爲  
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帝曰守臣張士儋張臨  
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請依本部銓試出官指  
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  
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  
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  
鹽稅或受簿尉至有闕官之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

試攝程度大畧如銓試之五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  
亦在所錄僥倖太甚請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  
而有是請 甲辰罷常德府復州稅場從提舉趙善譽  
之請也乙巳罷江都泰興山陽天長高郵稅場從提舉  
趙不流之請也帝曰此皆有益於民之事日行一事歲  
計則有餘矣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  
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兩  
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  
自窘匱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  
則民有毫釐之惠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

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望出此疏付版曹行之。浙運夏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爲楷式。夏願陛下不憚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戊申金主發好水川。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閱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卽据撫生事。請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閱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於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丁巳帝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爲一司。王淮等曰。外議併司後恐廣西漕旣不預鹽事卽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帝曰。如此須夏商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

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碁視之。如無著思之旣久著數自至。辛酉詔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付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所。竝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乙丑詔曰。朕惟差役之法爲日益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不公。豪貴兼并太甚。隱寄狹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旦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丙寅

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鞏朝辭帝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勿容官吏滋弊至賊吏不可不按癸酉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鈴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帝曰胡斌素多口以舊在潛邸故畧假俗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甲戌秦焞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所詈前任守臣乞罷黜帝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夏降兩官丙子詔蠲會稽俗貸官米九月甲申詔蘭溪俗過常平錢收買稻種竝蠲放金主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金主嘉歎賜會并賜帛乙酉還中都臨

宣孝太子於熙春園丙戌國子祭酒顏師魯請獎進節義之士帝然之辛卯禮部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歷法異同請差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帝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竝禮部官看驗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已不可用日今見行淳熙歷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衍新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一  
歷凡日月交會氣候啟閉無不契驗今已巳歲九月望  
月蝕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而不見在  
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  
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言吏  
部差注知州請竝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  
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爲之去  
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卽予報罷庶幾不致冒濫詔自  
今吏部差注知州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起  
居舍人李燾言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  
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旣

久筋力有限徒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  
肅敬之誠何從而生帝曰此說誠然朕往在潛邸爲亞  
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疏頗覺難待況百官旣無幕  
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  
吏只欲早畢它事寧顧時之未可今只須先二刻催班  
丁酉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帝曰下種  
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細具因依帝又曰所  
在屯田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可具數聞奏仍  
先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  
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

麥稻熟時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  
聞奏中書門下省言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將本  
州見在錢指爲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  
一官放罷冬十月丙辰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閻仲曰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  
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眾善不揜其  
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  
功也咎趙奢解闕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  
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卿當以奢爲法仍刊  
石給賜殿帥以下金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

詔定額爲二千宰臣退金主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於  
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庚申詔兩淮並沿邊  
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  
滿理宜優恤可自淳熙十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甲子金主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字尚不  
能書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見於  
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  
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乙  
亥知隆興府程叔達請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  
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帝曰不虧公家又

有利於百姓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曰以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帝曰此須守臣自不妄用若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十一月甲申司農少卿吳燠言宜令有司集議冗會之吏黻在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省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帝曰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行敕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佗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前將倫監朱安國言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以應急切之須願明詔自今文思

院製造不得轉料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人充本院監倫動輒脅持邀取常例宜罷差帝曰然親從官誠宜罷之以知漳州黃啟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任庚寅金葬宣孝太子於大房山金主欲加以帝號問於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宏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於武后遂止乃建廟於衍慶宮戊戌金以皇子曹王永功爲御史大夫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

攷異四朝聞見錄云

阜陵慶上皇八表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渡江陪祀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畱時相疑其迫已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案宋史本紀不載召史浩



陳俊卿陪祠事據宋史全文則浩俊卿皆辭不至故不書於本紀也問見錄以為浩至而俊卿不至疑傳聞之誤今十二月庚戌朔加太上皇尊號紹業興統明謨不取

盛烈八字皇太后備德二字壬子王淮等賀冊寶禮成帝曰前日慈顏甚懽淮曰陛下奉親至誠載籍所未聞帝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但色差淺此便是管人斑衣來歲慶壽日夏服以往淮等曰洵盛事也癸丑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言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後已號極治仁宗深慮風俗易奢景祐二年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綵繪門宇器用毋得純金及表

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棱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為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凡有牀褥之類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兜子者舁無過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違者物主工匠竝以違制論今請考其違戾於禮法者開具名件嚴立禁戢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則用度有制民力自寬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竝見行條令討論聞奏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歇養金樞密使圖

克坦克寧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繫天下之望曰  
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  
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恐自此始矣金主以爲然  
戊午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  
王庚申知成都府畱正以病告帝曰畱正病可卽擇  
人知成都王淮等薦趙汝愚帝曰朕亦思之無如汝愚  
其處事不偏可任也癸亥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  
今日財賦窳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  
之吏竝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請嚴行禁止帝曰  
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丙寅金左丞相完顏守道左

丞張汝弼右丞鈞祐祿額特喇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  
增東京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丁卯湖北提舉趙  
善譽言江陵府高陂河渡請盡廢官課聽從近僂居民  
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力無迫脅  
阻滯之患從之甲戌金主謂宰臣曰太尉守能論事  
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  
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金主聞有司市麵不時酬直怒  
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輝曰監察君之  
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金主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 乙亥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  
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以  
其事來上故有是詔 丙子金主謂宰臣曰原王大興  
行事如何額特喇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  
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常曹幽二王弗能  
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  
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張汝弼  
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額特喇曰以西夏小邦崇  
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  
則卷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金主嘗與宰臣議古有

監軍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  
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軍動爲所制故多  
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金主嘉納之  
是歲知龍州王偁上東都事畧 詔舒蘄二州鐵錢監  
歲鑄竝以二十萬貫爲額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行

慶壽禮大赦推恩 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  
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見在金銀錢會竝限半月具  
申尚書省 甲辰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二月庚戌詔  
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知靜江府

詹儀之爲通判沈伦器乞宮觀帝曰此門亦不可開監  
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  
隨州焉用通判其改差別處通判 乙卯步軍都虞候  
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鐵簾諸軍  
鼓躍奮勵可倫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  
陛下以此激勸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癸酉帝謂侍臣  
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  
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  
餘三五十年故名將少王淮曰人材遇事乃見但中外  
多事用兵不已亦非美事也 金主還都乙亥詔曰每

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察訪  
政迹如其言行相符卽加陞用 丙子帝曰自古人主  
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二語人君豈不知之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  
諄複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言  
語不甚諄複且德宗之時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  
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  
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中人傳旨朕每事以太宗爲法  
以德宗爲戒 三月丙戌淮東淮西總所具到軍庫見  
錢會子及務場錢數詔就本府認數椿管非朝旨不得

擅行支使。已丑，金尚書省擬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卻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辛卯，以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任。夏四月庚戌，帝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事。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銜已能，未有不

先紛更制度者。帝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燧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帝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入常平。違者科罪。壬子，金主謂侍臣曰：朕嘗御膳，務從簡省。若欲豐腆，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為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膾，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即位，遂不知民間疲苦。想前代之君，享富貴而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又曰：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

委任之過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之勿用有權術之人 戊午金左丞張汝弼罷汝弼奏事阿順金主謂左右曰卿等每事多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庫哩元忠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徙元忠知真定尹 壬戌金太尉左丞相完顏守道致仕為咸平尹封華國公金主遣人諭之曰咸平自幹罕舊倫窩亂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 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帝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有德宗之失卿等言之又曰德宗不肯推誠待下雖夏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以知其不振也 甲申金以大興尹原王瑪達格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璟以司徒樞密使圖克坦克寧為太尉尚書左丞相判大宗正事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參知政事程輝致仕輝喜雜學尤好論醫神童常添壽者方數歲輝召與語因書醫非細事添壽塗細字改倫相字輝大慙 戊子盧溝決於上陽村金主命集議先是決顯通寨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議者恐枉費工物遂弗治攷異金史河渠志倫二十五年今從 庚寅金御史大夫曹王永功罷以幽王永



成爲御史大夫。戊戌，金以尚書右丞鈕祐祿額特喇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霖爲右丞。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百餘人，更有不會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人。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衆況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何可勝計？請令提舉將此縣人吏照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從之。已巳，金主謂宰執曰：朕與卿等皆老矣，薦舉人才當今急務，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

秋七月丙申，金以御史中丞馬惠迪爲參知政事。

是月，詔諸路州縣竝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帝因言：聞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朕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閏月己酉，令淮浙提鹽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稱下支還本錢，不得縱容官吏掙克。如聽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各路鹽官秋滿裏糧之費等錢，及上戶兜請折除等事，竝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越訴。戊申，以敷文閣學士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己酉，施師點乞免兼同知樞密院事，許之。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丁丑，金主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

令依例出職。若涉贓賄，必痛繩之。圖克坦克寧曰：「依法則可。」金主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體恤，然涉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戊寅，金尚書省奏河決衛州城壞，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於昨城縣。寂馳傳視被災之處，不為拯救，乃專集眾以網魚取官物為事，民甚怨之。金主聞而惡之，遣戶部劉瑋往行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為蔡州防禦使。攷異王寂拙軒集有夢賜帶笏表云：念羣言交搆，擠臣於不測之淵，蓋託詞於夢中以自解也。其蔡州詩云：老夫為政拙，雅志與時乖。其丁未肆眚詩云：平生自信不謀伸，媒蘖那知巧亂真。暗有鬼神應可鑒，遠投魑魅若為隣。是寂以蔡州之貶為由於媒蘖也。金史世宗紀無書寂之奉命徙昨城縣，而不言其後事。中州

集所載寂傳於中間仕履言之甚畧，金人記事之書無可旁證，今仍從金史河渠志連書之。摘錄寂詩文數語於此以備參覈。辛巳，詔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

閩寄治行有聞，除敷文閣待制再任。壬午，新築江陵

城成。甲午，金主秋獵。庚子，次薊州。攷異金史倫九月

月二十六日也。金史重出九月二字，今刪。九月甲辰朔，金主如盤山，因徧

閱中盤諸寺。庚申，還都。丙寅，金主謂宰臣曰：「呼喇台

舊倫呼哩，改今改。叛亾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棧。馬

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煩聖慮。」

金主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毀其船棧，欲不使再窺

邊境耳。」庚午，江西安撫等請將上供米折納價錢。帝



曰是何言也。會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可乎。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獠知畏。請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令再任。是月。詔求遺書。詔裁有司冗食。冬十月甲午。金詔增河防禦軍數。金圖克坦克寧以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金主。時諸子趙王永中最長。而克寧又與永中有連。金主歎曰。克寧真社稷臣也。戊戌。金寧昌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呼喇台不待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削官三階。十一月辛亥。中書舍人陳居仁劄言。乞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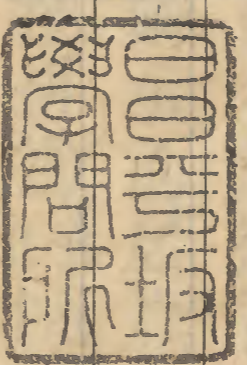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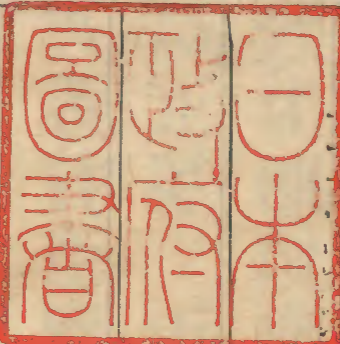
細務。帝曰。其言甚當。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材。正紀綱。明賞罰。多降指揮。徒見繁碎。甲寅。司農寺言。已分委西倉糴事。帝謂宰臣曰。此等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畧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畧。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反覆畧意。帝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庚申。金立右丞相原王璟為皇太孫。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要。金主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預防之心。一旦有

警兵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丙寅右丞相梁克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 庚午金主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倫矣 辛未敕令所進審定裁減吏額帝曰革弊以漸且依舊存畱只是將來不倫額最爲良法亦不至拂於人情 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料鹽之害詔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提舉應孟明摺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

俗耳夫食鹽者旣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卻多方撙置那充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卽日可紓立價卽平買鹽者眾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竝從之 甲申金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非是金主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沾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

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  
 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嘗觀  
 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便得人寧復它慮甲午少師  
 致仕陳俊卿薨命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碑帝聞嗟悼  
 謚正獻丙申金主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  
 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  
 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金主曰雖然必其隣道也既  
 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  
 推排為攷異金史河渠志載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是月利州路饑賑之在十月今從本紀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文化甲子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四  
之二百十六

第三十四冊

